



·离职潮起

干了十年,还是离开了法院

辞职法官:案子多压力大让人失去自我,想回归正常生活

对三十多岁的韩新民来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的2015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为自己做主,离开了工作了十余年的法院。

韩新民原是我省中部一基层法院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余年。一个月前,他在家人仍没有完全同意的情况下递交了辞职信,“家人希望你稳定,有保障,但不知道你压力有多大。”如今韩新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本报记者 马云云

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闹,咋办案

“案子太多,太累了”,这句话像是挂在了韩新民的嘴边,当法官期间,办公桌上摆满材料,白天开庭,接听当事人电话,晚上哄完孩子写判决,很难休一个完整的周末,去年只休了两天的假。尤其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到7月,他今年已经审理了一百多起。

在基层法院,像他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法官普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一基层法院近四年年平均结案数为8000多件,而一线法官只有三四十个人,年人均办案多达两百多件,甚至有的法官平均一天就要审结一个案子。数量多,还要保证较高的服

判息诉率和较低的发改率。尤其中央提出探索建立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自己办的案子要自己负责,这更是给法官们上了又一道“紧箍”。但现实问题是,人们在对待法治寄予厚望的同时,对司法的认同感却普遍不强,使法官的尊严感因此下降。

“打官司必然有输赢,但有些人输了官司就来闹,常年堵在法院门口不走,有的常年上访,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面嚷着你办案不行,能好受吗?”而且,有人投诉法官就得写报告,这相当耗费精力,“一份报告的时间能写五份判决书了。”

帮不了忙别人说你“不怎么样”

“案子之外,还有各种考核,有时综合部门也会给业务庭任务”,这让韩新民经常感到十分疲惫。

与此同时,案外因素干扰也常常让他苦恼。“亲戚朋友叫你去吃饭你去不去?托你办事你办不办?办不了人家背后还说你这人不怎么样。”就在他辞职前不久,一起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都通过关系找到他,“我听谁的?最终肯定按法律办,但有一方就不满意”。如今,社会对法官的要求越

来越高,这种约束包括法官的社会交往活动,“法官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的确更应当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但他觉得一些行为规范对工作之外的要求太多,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我就是个普通人,也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玩一玩”。

“法官只想一心把案子办好,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职业保障,让法官全心全意搞业务,那么也会好一些,可是这块现在做不到。”

“以前是主宾,现在不这样了”

“不干了”,这话韩新民喊了很多年,如今真辞了职,同事们倒是有些惊讶。“和我一样喊着要辞的人还有好几个,之前的有差点辞成了,又被家人劝了回去”。

韩新民的家人也不同意他辞,让他找朋友们再商量商量,“保守地说体制内很好,开放地说要走趁早,思来想去,里面有里面的好,外面有外面的好,就看你要什么”。

他给自己做主,辞了做律师。现在他仍在角色转换的适应期,“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开始学”,尽管常年与律师打交道,现在才真

正开始熟悉这份职业。“比如我原来从不知道律师们已经用技术手段把法官们都研究得那么细致、透彻。”

“律师思维还没有树立好”,他说,要学会如何与当事人打交道,将无形的劳动有形化,办不了的事情要想办法解释好。

更重要的转变是身份上的。“以前当法官,老板请你吃饭一般要把你安排在主宾位置上,现在请你你就不会这样”。而在外人眼里,他又和普通律师不同,“你当过法官,别人的期望值就更高”,这样的期望也让韩新民不得不更加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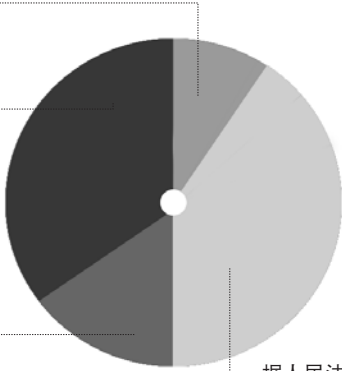
法官自我满意度调查

总体满意占
12.37%

感到一般占
30.53%

很不满意占
22.22%。

不太满意占
34.88%



据人民法院报
公开报道

或许会有律师去当法官

对自己的决定,韩新民认为很正常,“可能带动其他在观望的人也出来”。他说,尤其实行养老金统筹后,公务员身份对一些人的吸引力进一步弱化,刺激部分曾舍不得退休后优厚待遇的人有勇气离开。

就在他办理离职手续前后,我省召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实施动员大会,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启动。但韩新民反复说:“我出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司法改革无关,只是恰好在这个时机,比较容易受关注”。这个说法,和上海高院政治部一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一样。

“原来渠道不畅,现在畅通了,有人愿意从体制里走出来,这是种进步,将来可能形成良性的双向流动机制,现在我从法院出来,或许不久也会有律师去当法官”。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这正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目前在外地已有实践。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韩新民笑称,自己现在干劲很足,只要有精力就可以做感兴趣的事。周末,他发了条参加某沙龙的朋友圈,“继续学习”,他说。(应受访者要求,韩新民为化名)

省法院离职公务员:

实在不想一眼看到60岁

2009年,在700名左右的报名者中,他和其他7位年轻人脱颖而出,成为省法院录取的公务员,四年后,他拿着辞职信走进领导办公室,面对“你考虑好了吗”的疑问,他点了点头。

近日,29岁的于加华向记者谈及考取法院公务员的过往。如今,他已经是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执业律师。

挤破头进法院,收入不够花

2008年,从山大法学院毕业后,于加华先是在一家基建类国企工作,常年在工地,生活十分艰苦、枯燥,他认为这份工作没有成长性,无法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于是决心干自己的本行,考进司法机关工作。

他报考了省法院公务员,当年招8个人,报名者约700人。考前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在工地办公室复习到10点。最终,以笔试成绩13名、面试成绩第三名的总成绩被顺利录取,端上了“铁饭碗”。

“那时的感觉真的是紧张又兴奋。”他对未来充满憧憬,认为可以大干一把了,“浑身都是劲儿,什么都想抢着干”。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钱不够花。当时,他每个月工资约3000元,还完房贷手头只剩下一千多,所谓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不对等。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渐渐熟悉业务工作后,有种强烈的危机感袭来。“接触二十多项罪名,好像很难从工作中感受到挑战性,成就感不强,也增强不了稀缺性,实在不想一眼看到60岁的样子”。

挣扎一年辞职,外面很精彩

于加华认为自己的潜能需要激发,逐渐有了放弃的想法。辞还是不辞,他挣扎了一年,“一边是光鲜稳定的公务员身份,一边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很难抉择”。

犹豫中他本想再干十年再辞,但最终说服了自己,“在机关呆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温水煮青蛙式的消磨意志”,于是在纠结了一年后,他下决心要到外面闯一闯。

在听到于加华辞职的消息后,大部分同事的反映都是惊讶,“此前直接辞职的很少”。

离开之后,于加华加入了律师队伍,在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调整心态。后来,他听说又陆续有人从系统内跳出来,有的说晋升渠道窄,有的说感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这都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了,于加华已经适应了生活的变化,在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朋友圈逐渐扩大,知识面不断拓展,生活也丰富起来。实际上,他听说辞职者不仅在司法系统,其他行政机关也有。“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同样也很精彩,新的选择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新闻分析

从一线波及到二线城市

近一成受访法官正准备离职

从全国来看,韩新民经历并非孤例,近年来,法官辞职的话题屡屡被提及,而辞职反映的各种问题,正是司法改革要解决的。

据了解,近年来,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开始,陆续有法官离职,之后逐渐波及到二线城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表示,浙江每年都有法院人才流失,这几年比较多。“这是案多人少压力太大造成的”。有的法官一年甚至办案二三百件,宁可去其他党政机关;还有一些去当了大企业法律顾问,有的去做了律师。

7月23日人民法院报一篇名为《如何在司法改革中善待法官》的文

章透露,一份法官生存状态调查显示,被调查的2660名法官中有329名法官表示满意或者比较满意,总体满意度占12.37%,感到一般的占30.53%,不太满意的占34.88%,很不满意的占22.22%。57.37%的现任法官认真考虑过想要离开法院,而目前着手进行离职准备的也有9.81%,从没有想过离开法院的法官仅占5.53%。

法官反映最普遍的五个烦恼分别是工作压力大、看不到职业前景、经济拮据、职业倦怠以及健康问题,此外还有部分法官被住房困难、没有职业尊严感、领导干预案件审理、职业保障不足、用人选人不公平、司

法环境差等问题困扰。

是不是司法改革逼走了法官?今年7月,人民日报发文表示,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无论是跨界人才流动,还是体制内外岗位转换,都是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设限阻拦。单靠一纸禁令留不住人心。另一方面,“离职潮”背后的制度隐忧,恰恰是司法改革的对象。对离职法官群体的调查访谈显示,压力大、待遇低、保障少、晋升通道狭窄、司法权责不清、职业尊严感不足,都是促使法官“用脚投票”的主要因素。而推进法官官员额制改革所要着力解决的,其实正是上述问题。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整理